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与毕加索喝咖啡



毕加索小传

巴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1881年10月25日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嘎，父亲何塞·路易兹·布拉斯哥是个美术老师，母亲玛丽亚·毕加索。毕加索这个名字，即来自他的母亲。

早年即显露艺术才华

1891年，毕加索全家迁居拉科鲁尼亚，在那里，他考取了美术学校，很早便显示出超众的艺术才华。1895年，毕加索到巴塞罗那继续学业，全家也迁到那里定居。后来，他又多次到马德里修习绘画。及至1898年，他已掌握了娴熟精湛的绘画技巧，并与巴塞罗那前卫派的艺术人士往来频繁。

1900年9月，毕加索首次前往巴黎，一直逗留到12月才离开，往后又多次重返巴黎，直到1904年春决定在巴黎定居。他的第一个寓所是位于拉维尼安广场的“洗衣船”。在这里，他与当时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有了接触。短短两年之间，他的画室变成了马克斯、雅里、雷纳尔、沙尔蒙、勒伟迪、杜亚美等著名人士的聚会地。

1905年夏，毕加索到荷兰住了一个月，除了绘画和雕塑外，还兼做造型艺术工作。这年，他结交了美丽的费南度·奥丽薇。1906年夏，毕加索到巴塞罗纳、戈索尔、莱里达等地旅行，对罗马雕塑和罗马前伊比利亚半岛的雕塑留下深刻印象。同一时期，他遇到野兽派这一新兴运动的领导者马蒂斯，野兽派运动在前一年秋季沙龙展引起极大轰动，受到马蒂斯的影响，毕加索也热爱起原始艺术。

可能是在1906年至1907年那个冬天，毕加索开始绘制《亚威农姑娘》第一批习作草图。他曾长时间绘制这幅作品，尽管经多次修改始终没有完成，却成为理解和表现空间的一种新方式，一种完全具有革命意义的方式。

结识德国年轻的收藏家卡恩维勒，对毕加索而言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卡恩维勒对他的作品深感兴趣，并与之订下一项合约，让原本经济困窘的毕加索在生活上无所匮乏，得以安心从事创作。同一时期，他还认识了布拉克和德安，当时，布拉克还在忙于野兽派的探索，德安则已开始研究塞尚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朝着早期立体主义(又称“立体派”、“立方主义”)的方向发展。

受到年轻画家追随

1909年，毕加索在奥尔塔-德圣胡安度过了夏季。在那里，他绘制了一些立体主义风景画。这些作品在当年秋季，由沃拉尔代为展出，同年他还在摩纳哥唐怀瑟画廊举办了一次展览。

毕加索虽然没有参加沙龙展，但是他的绘画吸引了一些前卫的年轻画家来加以研究。他的作品不久就成为立体主义革新派的代表。1910年，他与德安一齐到卡达克斯作画，次年又与布拉克到塞瑞，每一次都让他满载创新的收获快感回到巴黎。许多年轻画者虽然不能充分理解毕加索绘画语言的复杂性，却都趋之若鹜地追随他的足迹。

毕加索与奥丽薇分手后，结识了又名“伊娃”的马赛尔·汉伯特。毕加

索和伊娃，以及布拉克一家人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期，特别是 1912、1913、1914 这三年的夏天。

从古典艺术中汲取灵感

1914 年，欧战爆发后，毕加索留在巴黎，他的同伴们都奔赴前线，这并非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分手，而是共同利益的决裂，因为德安转向回归传统，布拉克则致力于立体主义成果的系统整理工作。

在战争年代中，毕加索度过了一段孤独和辛酸的时光。朋友们相继离他而去，伊娃也在 1915 年冬至 1916 年间去世。这段时间，毕加索一直住在巴黎郊区的蒙特鲁日，只有在赴意大利时才短暂离开那里。那是他接受科克托的恳切邀请，为芭蕾舞剧《游行》作布景设计。这部舞剧是由埃里克·萨蒂谱曲的。

这是一次重要的旅行，因为他在这里结识了芭蕾舞演员奥嘉·柯克洛娃，并在次年与之结婚。这次旅行之所以重要，也是由于他发现了古典艺术的深厚魅力，发现了假面喜剧的无忧无虑和轻松愉快。最后，他通过这次重要的旅行，也从与俄国芭蕾舞团团长佳吉列夫、现代派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和萨蒂的合作中，汲取到丰富的创作动力。

进行立体主义的创新

1917 至 1924 年间，人们不断呼吁回归循规蹈矩的传统做法。在这种气氛下，毕加索进行了两个不同方面的创作：一是古典主义的传统绘画，以描写自然或生活为主，另一方面则是立体主义的创新。

1923 年，毕加索在博伊斯格洛普展示他一年前开始的雕塑成绩，在技术上他曾得到胡里奥·冈萨雷斯的帮助，特别是铁雕方面，因为这位西班牙同行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此时，毕加索结交了玛丽·黛莉丝·瓦尔特。1935 年，玛丽生下女儿玛雅。他的第一任妻子柯克洛娃则在 1921 年为他生下儿子保罗。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毕加索不仅站在共和派这边，公开反对佛朗哥，而且接受普拉多美术馆馆长的职务，展开拯救巨大艺术遗产的重要活动。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毕加索反佛朗哥的活动，除了表现在 1937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西班牙馆的那幅巨画《格尔尼卡》上，同时也体现在同一年的插图著作《佛朗哥的梦想和谎言》上。战争的恐怖与人类的疯狂兽性，明显地表现在这两幅作品上，令人触目惊心。在这个时期，他主要住在巴黎，并与萨特和杰克梅第经常往来。1941 年，他完成一部剧本《抓住欲望的尾巴》，同时从事雕塑，并废寝忘食地作画。

晚年过着退隐式的生活

1946 年至 1948 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毕加索住在安提伯，在那里他又尝试新材料的陶瓷器之制作，而此举又一次使他取得了异常可喜的、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收获。

这个时期，他的生活重新获得宁静。他的新伴侣弗朗索瓦斯·吉罗为他

生了两个孩子：1947 年生了克洛德，1949 年生了帕洛玛。而他的艺术活动正如他的生活一样，也反应出他的内心喜悦。

但是，当毕加索结识杰奎琳·萝歌后，他与吉罗的决裂就不可避免了。他在 1961 年与萝歌结婚。从那时起，毕加索就来往于他所拥有的多处寓所中，过着一种退隐式的生活。

毕加索晚年时曾说过：“有人说我疲倦了，我不再工作了。让他们瞧着吧！”1973 年 4 月 8 日，正当他忙着筹备将在亚威农和尼斯两地举行的展览时，却在圣玛丽亚·德·维别墅心脏病发作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死亡带走了毕加索那世所罕见的旺盛生命力，而留给人们异常丰硕的作品和一大笔的财产。

咖啡的种类与特性

蓝山咖啡

蓝山咖啡是咖啡中的极品，产于牙买加的蓝山。受到加勒比海环抱的蓝山，每当太阳直射蔚蓝海水时，便反射到山上而发出璀璨的蓝色光芒，故而得名。此种咖啡拥有所有好咖啡的特点，不仅口味浓郁香醇，而且由于咖啡的甘、酸、苦三味搭配完美，所以完全不具苦味，仅有适度而完美的酸味。一般都单品饮用，但是因产量极少，价格昂贵无比，所以市面上一般都以味道近似的咖啡调制。

哥伦比亚咖啡

产地为哥伦比亚，烘焙后的咖啡豆，会释放出甘甜的香味，具有酸中带甘、苦味中平的良质特性，因为浓度合宜的缘故，常被应用于高级的混合咖啡之中。

圣多斯咖啡

主要产于巴西的圣保罗。此种咖啡酸、甘、苦三味属中性，浓度适中，带着适度的酸味，口味高雅而特殊，是最好的调配用豆。被誉为咖啡之中坚，单品饮用风味亦佳。

摩卡咖啡

产于埃塞俄比亚。豆小而香浓，其酸醇味强，甘味适中，风味特殊。经水洗处理后的咖啡豆，是颇负盛名的优质咖啡，普通皆单品饮用，但若调配混合咖啡，更是一种理想风味的综合咖啡。

曼特宁咖啡

产于印尼苏门答腊。酸味适度，带有极重的浓香味，口味较苦，但有浓郁的醇度。一般咖啡的爱好者大都单品饮用，但也是调配混合咖啡时不可或缺的品种。

爪哇咖啡

产于印尼的爪哇岛，属于阿拉比卡种咖啡。烘焙后苦味极强而香味极淡，为清淡，但感觉不到任何酸味，这种口味深受荷兰人的喜爱。此种咖啡豆最常使用于混合咖啡与即溶式冲泡咖啡。

危地马拉咖啡

产于危地马拉。此豆属于波旁种的咖啡豆，是酸味较强的品种之一。

<PAGE>，味道香醇而略具野性，最适合用来调配成混合咖啡。

康娜咖啡

这是由夏威夷的康娜地区火山熔岩所培育出来的咖啡豆，味道香浓、甘醇，且略带一种葡萄酒香，风味极为特殊。上选的康娜咖啡有适度的酸味和温顺丰润的口感，以及一股独特的香醇风味，令咖啡爱好者难以忘怀。目前由于产量日趋减少，且市场需求量颇大，使得康娜咖啡豆的价格直追蓝山咖啡。

咖啡豆的研磨

由于咖啡豆是由细小的纤维细胞组织所构成，所以在咖啡豆研磨的过程中，其纤维细胞会被切开，咖啡油和香醇的味道同时被释放出来。因此想要冲泡一杯香醇可口的咖啡，研磨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在研磨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的事项是，研磨出来的颗粒粗细应一致，如此才能在冲泡时，使每一粒咖啡粉末均匀地释放成分，达到咖啡浓度均匀的效果。其次，若采用手动研磨机研磨咖啡豆，宜轻轻转动，以避免产生摩擦热，如采用电动研磨机，则要注意选择摩擦热较低材质及构造，否则咖啡的香味将因此散失。

至于咖啡豆研磨的粗细，主要取决于冲泡方法和冲泡时间。基本上，冲泡时间愈短，研磨的颗粒宜愈细致。因为颗粒愈小，和热水接触的面积愈大，故冲泡的时间要愈短。

意大利咖啡

“ Espresso ” 原意为 “ 快速 ” ， EspressoCafe 则指在瞬间提炼出来的浓缩咖啡。由于这种咖啡泡法源自意大利人阿奇加夏于 1946 年所发明的蒸汽压力咖啡机，故一般又惯称为意大利咖啡。

一般在家中冲泡意大利咖啡，系利用意大利库卡壶冲泡成的，这种咖啡壶与虹吸式咖啡壶一样，同样是利用蒸汽压力的原理来淬取咖啡。但摩卡壶是使受压的蒸汽直接通过咖啡粉，让蒸汽瞬间穿过咖啡粉的细胞壁，将咖啡的内在精华淬取出来，再加上使用深炒的咖啡豆冲泡，故而冲泡出来的咖啡具有浓郁的香味及强烈的苦味，咖啡的表面并浮现一层薄薄的咖啡油，这层油正是意大利咖啡诱人香味的来源。由于是高浓缩的咖啡，故一般在品尝这种咖啡时，都使用小咖啡杯品尝。

如何品尝一杯咖啡

一杯香醇美味的咖啡，对于咖啡迷来说，除了甘醇圆润的口感之外，其最吸引人之处，莫过于咖啡在冲泡过程中所飘散出来的一种略带神秘感的诱人芳香。因此所谓的品尝一杯咖啡，应该是自冲泡咖啡的那一刻即开始。

咖啡在不同的冲泡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香味。刚开始冲泡时，咖啡的香味就像生咖啡豆一般，味道极为生涩，接下来的香味则会由生涩渐渐转为香醇。咖啡冲泡好之后，在正式品尝前应先闻其香，再观其色泽：唯有汤色清澈的咖啡，才能带给口腔清爽圆润的口感。最后是小口小口地品啜咖啡，此时先不急于将咖啡喝下，应先暂时含在口中，让咖啡与唾液及空气稍微混合，同时感受咖啡在口腔里不同部位的感受，再轻轻让咖啡进入肠胃之中。如此结合嗅觉、视觉、味觉的品味与鉴赏，才能真正体会出一杯好咖啡的精华所在。

咖啡最佳的饮用温度为 75 ~ 80 ，所以咖啡煮好后要趁热喝。虽然一杯优质咖啡温度的高低，在口感的表现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冷却后的咖啡在香味上会略为失色；一杯热咖啡经放置一小时后，所有的香味都将荡然无存。而且由于咖啡本质的不稳定性，容易在冷却后产生酸化，进而影响咖啡的风味，所以咖啡宜趁热喝。

另外，许多人认为唯有饮用“黑咖啡”，才算是真正的会喝咖啡。其实只有评鉴咖啡豆的等级时，才需要喝不加糖及奶精的黑咖啡，一般人喝咖啡应视个人的喜好和其他食品结合。添加其他食品，有时可弥补咖啡的缺陷，例如加入磨碎的柠檬或柳橙皮可增加咖啡的刺激性，加奶精能去除涩味，加糖将减低苦味。不过，若是一杯优质的单品咖啡，最好以黑咖啡的方式品尝，如此方能享受咖啡中原有的甘、酸、苦三味的均衡口味。

永远年轻的毕加索

毕加索这位在艺术史上始终为人所追随与颂赞的人物，于1881年10月25日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叫玛拉嘎的地方。毕加索为独子，有两个妹妹，父亲为一收入微薄的美术教员，也是毕加索美术技巧的启蒙者。

毕加索的天分，很早就蒙其后天的环境与先天的素质，而有展露头角与培养的机会。在他十三岁的时候，替父亲一幅未完的画补上一双鸽子的脚后，从此父亲便将画笔交给毕加索，正如同达·芬奇帮老师的画布上完成小圣女图像后，随即令其师震惊而从此封笔。后来承袭母姓的他，即以此誉满天下。

早期的作品，早熟的忧郁

也许是对人世无常的敏感与早熟，加上家境不佳，后来又经历了么妹的死亡，使得毕加索在其十三四岁时期的作品中，如《戴便帽的乞者》、《老渔夫》（p.15）等，就已出现不少描绘悲惨世界的景象。

求学期间，毕加索努力地研习学院派的技巧与传统的主题，而产生某些以宗教题材为描绘对象的作品，部分原因或许是为了取悦父亲，迎合他的期望，如《第一次圣餐式》及《科学与博爱》（P.17）。这些作品也令他受到各方瞩目，而被喻为难得的天才。

毕加索的出生地玛拉嘎，拥有地中海特有的亮丽愉快的蓝色，这样的色彩经常反映在毕加索少年时期的画作中，但是这种用来描写港湾鱼船及海滩一带中产阶级家庭的蓝色调，却有别于日后蓝色时期的阴暗。而记忆中跟随父亲看斗牛表演的印象，也在年少的创作生涯中，烙下了鲜活跃动的感情纪录。至今存留下来最早的一幅作品，即是毕加索八岁时在木头上涂画的《斗牛士》。

德加的柔和色调，与罗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会的题材，也是毕加索早年学习的对象。在《嘉列特磨坊》（p.21）、《喝苦艾酒的女人》的画作中，总看到以罗特列克的手法，经营着浮动的声光魅影，暧昧地流动着款款哀伤。

蓝色时期——变调生命的挽歌

毕加索十四岁时与父母移居巴塞罗那，见识了当地的新艺术与新思想。然而正当他跃跃欲试之际，却碰上当时西班牙殖民地战争失利，政治激烈的变动导致人民一幕幕悲惨的生活景象；身为重镇的巴塞罗那更是首当其冲。也许是这种兴奋与绝望的双重刺激，使得毕加索潜意识里孕育着蓝色时期（1901~1905）的忧郁动力。

但是谈起毕加索蓝色时期真正的爆发点，很难不让人追溯他的一位同乡好友——卡萨盖马斯一段悲剧性的故事。这位与毕加索在1900年秋天一同造访巴黎的好友，因为单恋一位名叫热尔梅那的模特儿，在无法摆脱疯狂疑恋的折磨下，最后举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面对生命的无力与脆弱，年轻的毕加索于1901年以大半幅阴沉沉的蓝色调完成了《招魂——卡萨盖马斯的告别式》（p.23），为好友铺陈一片死后极乐世界的景象。以死亡之必然性，以及深刻而残酷的渗透人世的悲哀，为蓝色时期打开序幕。

比较毕加索此时期的作品，我们在葛雷柯的作品中，如《欧加兹伯爵的葬礼》，也见到似曾相识的哀痛与处理空间的构图方式。两者所描绘的人物，虽然都有脱离现实之感，唯毕加索的主体并不如葛雷柯那般富有宗教意义。也因为如此模仿与对照的关系，使得毕加索这幅嘲世的《招魂》带有一股亵读的意味。

抽象画家康丁斯基曾在其《艺术的精神性》一书中，对蓝色的神秘性做了一个感官层面的解释：“……蓝色是典型的天空颜色，当它变得极为浓厚时，就会露出死亡的征兆；而当深沉到近乎黑色的时候，就呈现出人类无法承受的悲哀讯息。”

的确，在《招魂》画作中，大量沉重的蓝色调，已近乎黑色的阴郁绝望氛围，环绕着受到人们哀悼的死者，凝聚成一股悲伤的视点，尾随扩散到充斥着喧腾肉欲的天界。毕加索蓄意安排尽情纵欲的队伍，在往生的路途中迎接卡萨盖马斯。一路上排列着打扮轻佻的妓女，抚慰伤逝的灵魂，来为情不得所归的好友送葬。

当然毕加索于此以后的作品，不断借用卡萨盖马斯的脸，套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此时期其他的画作中，为他探寻人生的浮浮沉沉。很好的一个例子，便是另外一幅属于此时期的代表作《人生》（p.25）。画面中的卡萨盖马斯与人物间的关系，茫茫然地孤悬着不信任与空洞的爱欲，仿佛无动于衷地诉说着毕加索尝尽辛酸后的冷漠；一种沉沦的人性与弃世的荒凉，弥漫着整个空间。也可以说，是卡萨盖马斯的死亡，引领出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画风，因为他曾说：“当我接受卡萨盖马斯已死的事实时，便开始以蓝色作画。”

粉红时期绘写情爱的温存

迁至巴黎后的毕加索，既落魄又贫穷，住进了一处怪异而破旧的住所“洗衣船”；这里当时是一些流浪艺术家的聚会所。也是在此时，芳华十七的奥丽薇在一个飘雨的日子，翩然走进了毕加索的生命当中。于是爱情的滋润与甜美，软化了他一颗本已对生命固执颓丧的心灵，笔下沉沦痛苦的蓝色，也开始有了跳跃的情绪。缓缓细细地燃烧掉旧有的悲伤，整个画风膨胀着幸福的温存与情感归属的喜悦。

在此时期的作品，首先可以见到描写主题上的变革。逐渐地由刻画贫穷的不幸与悲哀，如瞎眼的乞丐或妓女等主题，转换成街头流浪艺人、马戏团杂耍演员与动物等等。

作于1905年的《杂耍艺人之家》（p.31），色调明亮，透露着画家昂扬的心情。题目平铺直述地对内容下了注解。人物的穿着点出他们在职业上各自扮演的角色，由人物与人物之间互动的关系看来，生存已有目的，生命也有了奋斗的理由。五个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有着雷同的站姿，想来应该也有生命共同体的意思。

粉红时期的作品，人物表情虽依然冷漠，却已注重和谐的美感与细微人性的关注。整体除了色彩的丰富性外，已自先前蓝色时期那种无望的深渊中抽离，摒弃先前贫病交迫的悲哀、缺乏生命力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百态充满兴趣、关注及信心。

另一幅在同年绘制的《穿衬衣的女子》（p.27），图中一袭若隐若现的薄纱衬衣，轻柔地勾勒着自黑暗中涌现的胴体，鬼魅般地流动着纤细隐约的

美感。整体气氛的传达幽柔细致，使得神秘的躯体在氤氲中垂怜着病态美；坚定的眼神，流露出年轻女子的傲慢与自信。

蓝色时期与粉红时期的发展虽有先后，风格成熟以后，却常是交替出现的模式，二者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立体主义——《亚威农姑娘》的迷思

1908至1913年左右，毕加索与法国画家布拉克实验出立体主义，其观念在艺术史上的成就，并不仅仅局限于绘画的范畴，对于雕刻与建筑的空间理念，都有深刻的影响与延伸。

立体派早先取用现代艺术始祖塞尚的论点，如一个艺术家可以利用简化的形状，如球形、圆柱体和圆锥体之类的几何图形，便能达成将大自然与事物的本质，有效地在艺术里再呈现出来。立体派撷用此理念并延伸，相信每一个被描写的物体与对象，应该可以在创造不同视角下，而产生不同的视点。不拘泥在由单一视觉所创造出来的单一景象，不再由统一视点归纳造型，而是以整体的观念着手，将物体所有的形打碎，重组后再同时呈现在画布上。

《亚威农姑娘》(p.41)的出现，认真地归纳起来，虽非属于立体派的作品，但算是为立体派初试啼声，也是现代艺术一个激烈而伟大的前导。怎奈在当时却是曲高和寡，发表之初引发一阵不小的反对与攻击声浪。

此幅原名《亚威农的妓院》的画作，一般认为是汲取非洲黑人的雕塑艺术、伊比利亚半岛的古风，以及塞尚的创作经验融贯而成，主要是描绘一家位于巴塞罗那亚文约街上的妓院。在完稿发表之前，毕加索创作了许多实验性的草图与多方试探的习作。部分习作为描写接待室中，妓女与男客错杂其中的景象。但习作中男人的影像，最后都在润饰时为了背景帘幕与前景水果的单纯化而被删除；所有的元素都被无规则而激进地几何化了。

画作中充满了原始力量与对未知的恐惧，其尖锐而不规则的块状拼凑，及断裂破碎穿插的处理，令整件巨幅尺寸的作品，弥漫着紧张崩裂的诡异气氛，仿佛一经碰触或惊动即会片刻碎裂。面具的背后到底隔离了什么样的真相？暴力的阴影笼罩整个画面，充满压迫与窒息的气氛，暗示着文明世界对原始文化的掠夺毁环，造成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也藉此点出在传统的两性之间，女人在性别上的弱势与危险。毕加索的《亚威农姑娘》，所探讨的主题大胆而挑衅，其几何形体的结构引起非常负面的抨击，被视为是强力挑战着传统社会与神圣艺术的权威。《亚威农姑娘》这种反传统的颠覆，使人沮丧而恐惧；其重塑下的美感充满攻击性，更是令人惴惴不安，因此发表之初受到大力挞伐。被否定的感觉纵然孤独，但也迫使立体派在草创之初，便自外于群众的掌声与期许的现象，无形中助长了日后自由创作的空间与无所禁忌的挥洒。

立体派的成员除初始的毕加索与布拉克外，格里斯与费雷捷等人，也随后加入这个前卫阵容。《桌子上的面包和水果盘》(p.43)预示了分析立体派的到来。首先印证将所有的图像，简化成几何图形的组合的基本法则，再打破传统的单一透视法，即不由一个单一的视觉景象来诠释物体，而是以分析物体的块状结构，将所有可能的视点及显现面，同时结合在一个画布上。画中图形也相互呼应或对立。例如置放在画面正中央的半圆长形面包，及稍偏右方的一只倒扣的碗，都正好与桌面侧边半圆桌形相互呼应。几个主要对

应的元素都简化成几何的基本形式，为稍后的作品预言了更加成熟的发展。其他分析立体派的作品还有《弹曼陀铃的人》、《山丘上的房舍》、《坐扶椅的妇人》、《斗牛士》等等。

毕加索为一位画商所绘的《翁布拉斯·佛拉画像》（p.45）与以女友奥丽蔽为模特儿的《女人与梨子》，即是打破中心透视图法，把形状分解成小块面的立体几何构图的作品，属于较典型的分析立体派。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虽然有时被归属为抽象派的画家，但是他所创作的作品，都保留些许写实的片断，清楚直接地表达意念，而不至于被属于抽象的图像或符号，阻隔了激发直接感受的艺术本能。

色彩明快、构图细致可爱的《安乐椅上穿衬衣的女人》（p.47），可说是分析立体派过渡到综合立体派的一个代表作。此时期的色彩一般来说，都要比分析立体派明亮活泼许多。毕加索虽是风格多变的艺术家，但探索其描写对象却有其偏好的主题，例如女人与小丑便是其中一二，或许是因为此二者难以捉摸的特质。令人玩味无穷之故。1921年的《三个乐师》（p.55）及1915年创作的《小丑》（p.49），都可说是综合立体派的经典之作。

“拼贴”艺术形成的主因，源于毕加索急欲突破空间的限制，而神来一笔的产物。实际上拼贴并非首创于毕加索，在19世纪的民俗工艺中就已存在，但却是毕加索将之引介至画面上，而脱离工艺的地位。

自真实的世界盗取部分原料，与画作整合，以假乱真，来突破绘画的极限，使之确实地突出于平面，而真正达到“立体”的目的，其实是一种立体主义重生的潜力。首张拼贴作品《藤椅上的静物》（p.51）与1913年的《吉他》（p.53），都是以拼贴手法实现立体主义的最佳诠释。

安定的古典主义时期

1917年，毕加索在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舞台布幕时，认识了团员奥嘉·柯克洛娃，她也是毕加索的第一任太太。家庭的温暖安定给了毕加索追求美感的信念与想象，而创作出一系列的古典作品。此时期的素描向来被称为“安格尔式”，由此可知，表现人物美是创作的精神要素。毕加索于此以一种尊重而虔诚的虚心，一别以往张狂挑衅的态度，极力地歌颂人生的美好。在《午睡》（p.59）及《在沙滩上奔跑的女人》（p.63）中的人物，都十分的壮硕健康，充满自然的力与美，原始而奔放。但若就描写手法或题材来讲，《牧笛》（p.65）要算是此时期的经典之作。此画作中布局结构与人物完整的对应方式，都令人联想到希腊罗马所追求的题材与意境。

战火下的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巴斯克省的一个古老城市，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遭连续轰炸了45分钟，造成死伤无数，整个悲剧是一场出自法西斯政权愚昧的实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p.75）就是在这种错愕及悲痛的情况下产生。就整个创作动机与理念来讲，属记录性质居多，但因毕加索英雄式的揭发此项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形成一种象征，一个对暴行宣示愤怒的声音，领导了世人的同情与良知，共同谴责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具有见证历史的正面意义。

全图以巨幅的尺寸（349.3 厘米 × 776.7 厘米）刷出单色惨淡、嘶吼痛苦的生命，惊心动魄地布满了整个画面。虽然所描写的景象与刻画的状态，多来自毕加索心灵所感受到的痛苦，甚至将自己嵌入画中的左下角，参与这场悲惨的事件，但是这件作品的力量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回应与重视。

这幅著名的《格尔尼卡》，也转型了毕加索的创作风格，取代了以往嘲弄、讽刺且叛逆的创作态度，而以一种较具使命感的意义重新出发与探索他的绘画生命。

婚姻与爱情的转变与意义

“女人”在毕加索的创作要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就他整个艺术的创造或生命的原动力上来说，更仰赖了情爱与肉欲的刺激功能。

谈起毕加索的情史，与他的创作精力一般丰富。与初恋情人奥丽薇相知 7 年终至决裂后，毕加索的感情世界并没有自此空白。又名“伊娃”的马赛尔·汉伯特适时弥补了他感情世界中的寂寞。虽然伊娃后来因病去世而为这段情史画下句点，却启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的婚姻生活。在受托到意大利为一个俄国的芭蕾舞团设计舞台时，毕加索结识了该团舞者奥嘉·柯克洛娃，并在 1918 年娶她为妻。毕加索为奥嘉创作了许多古典的肖像画，如《奥嘉画像》，及触发他创作许多温馨母子的作品。此时期的画风也多朝新古典的风格迈进，诸如《牧笛》等。毕加索与奥嘉虽育有一子保罗，可是婚姻的盟约并没有妨碍他那一页页的情史。1932 年以超现实的手法绘制的《女人与花》，便是在与奥嘉的婚姻失和时，以外遇对象玛丽·黛莉丝为模特儿的作品。毕加索在旺盛的情欲纠葛下，陆续释放自由无碍的情感。与年仅十七岁的玛丽在灵肉上的互补，使他创作出一幅幅青春洋溢的作品。两人后来也育有一女，也是这段恋情，促使他结束第一次的婚姻关系。而在与玛丽交往的同时，毕加索的感情生活中还有一位画家兼摄影师的情人——朵拉玛尔，大享齐人之福。

即使到了年迈之际，毕加索热烈的情感依然故我。他在六十岁时，遇见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吉罗。青春奔放、万种风情的吉罗，身上有一种任意爆发的野性，处处挑动毕加索的心。然而，毕加索究竟是毕加索，感情如同他的艺术创造一般，永不停歇。1954 年吉罗在与毕加索同居了十三年，且共有二子之后，也在他七十三岁时离开了他，杰奎琳·萝歌这时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二位合法伴侣。平静安定的生活，为年迈的毕加索提供了人生最终的避风港。

毕加索的一生经历了两次正式的婚姻，虽然为他提供了一份安定的力量，但是婚姻对他并无约束力。毕加索终其一生，唯一忠贞的感情，只给了自己。但女人的特质、本能与在其生命中扮演的微妙角色，令毕加索深深迷恋，并在画面上产生一种交互作用的魅力。

重塑名画——玩弄与挑战艺术的晚期作品

毕加索曾说：“完成一个东西，意味着歼灭它，取走它的生命与心灵。”这句话在他重塑名画的成果里可说是彻底实现。

与相互尊重及竞争的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相同，毕加索在创作的过程中，

探讨了许多画家与模特儿、画家与画室间的关系。

以两幅改写的对象来看看这项创作成就：一幅是以 1957 年委拉斯盖兹所作的《侍女》为蓝本，另一幅是取法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p.77)。翻作的画作融入现代感，充满了诙谐的兴味。在景仰与超越的情愫里，毕加索自由地表达对审美观的革命与挑战，满足了自己，也娱乐了世俗的心。

绘画之外的成就及晚年的风格

毕加索创作风格多变的特质，使他乐意去开发与尝试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蚀刻版画《节俭的便餐》是近乎冷酷地刻画贫穷的写实风格。在蚀刻版画的的作品里，一组《牛首人身》系列也极著名。除此之外，还有展现童趣的陶艺、色彩轻快的塑胶版画、素描及海报设计等等。

从毕加索的作品中，不难察觉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空间的限制。从立体派的探索至拼贴的技巧，最终在雕塑的力与美当中落实，乃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毕加索晚年由于与最后伴侣萝歌的婚姻稳定及平静的生活，而出现了许多绝佳的连作作品，也有所谓田园抒情的宁静与幸福。他在七十五岁时曾说：“当我和这些孩子一样大时，我可以画得像拉斐尔，而我却需要一辈子，才能学会画得和孩子一样。”的确，这是一句对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与作品总结的最好注脚。多少人在现实的世界中，试图在艺术里再现最原始的朴拙与童稚般的纯真，却都在追求的过程中迷失在世俗的洪流中。毕加索却是一个永远的启示与指导者。

时而古典，时而天真，时而张牙舞爪的毕加索，穷尽毕生精力，创作源源不绝直至九十一岁。如此一个当代的艺术巨匠，于 1973 年的 4 月 8 日，如一颗仓促息了火苗的流星，恍然地自人间坠落。

(撰文：林妙玉)

看各国人士如何喝咖啡

咖啡以其独特的浪漫芳香与柔和的苦涩，获得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无可取代的神奇饮料。目前世界各地饮用咖啡的习惯，因咖啡传播过程的不同、风俗文化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饮用习惯。由此来看，喝咖啡已不仅仅只是品尝一杯咖啡，更可从了解咖啡所赋予的文化精神，及其中所显现出各国的风土民情。

在阿拉伯回教地区由于是饮用咖啡的发祥地，所以当地的人们仍执着于古老的饮用方式，他们使用接近黑色的深度烘焙咖啡豆，研磨成极细的粉末，放入小锅中煮沸几次再加糖，而成为一杯极浓郁、苦中带甜，且带有咖啡渣的咖啡。也许是因咖啡最初在阿拉伯的流传具有宗教上的用途：早期回教让做晚礼拜时打瞌睡的僧侣们饮用咖啡来提神，由于效果非常好，于是每项宗教仪式都必喝咖啡。因为咖啡在阿拉伯具有这种仪式性特色，所以到现在当地的人在饮用咖啡时，仍是以一种考究而有礼的态度，神情从容不迫的品味着。

在南欧拉丁人的地区人们最喜爱的是由咖啡压缩机所冲泡出的意大利式咖啡，以深度烘焙的咖啡豆，冲出带着焦味的咖啡，咖啡上面还浮着薄薄的油沫，他们习惯于早晚各饮一杯。大概是因拉丁人的乐天随性，所以意大利的咖啡屋，大多以站在吧台享用为主。只见意大利人进入咖啡馆里，站在吧台一口就把小小的一杯意大利式咖啡一饮而尽，与阿拉伯人的从容仪态截然不同。

对西欧、北欧地区的人来说，他们所偏好的咖啡是清淡而圆润的口味；咖啡豆都只是烘焙成褐色而非黑色。这地区的咖啡起源于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因此这里的咖啡座充满文化、艺术与历史的气氛，曾经吸引无数的作家、音乐家和哲学家在此地咖啡屋留连忘返。现在这里的人也还常在咖啡馆或露天咖啡座点一杯咖啡，与三五好友悠闲地讨论时事、艺术，或是独自一人悠游的欣赏街景。所以喝咖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休闲。但对法国人而言，喝咖啡除了是一种休闲之外，法国牛奶咖啡更是他们早餐中所不能或缺。人们喝的时候，习惯以双手捧着杯子，以咖啡的热度来温热他们的手掌，以驱走清晨的寒气。

位于东欧的奥地利，由于具有辉煌灿烂的历史传统，使得奥地利人非常得骄傲，凡事都讲求典雅华丽，咖啡馆也多优雅丽华丽。咖啡馆对奥地利人而言，就像是个人在心灵上的小城堡，在此他们能让心情暂时休憩，心灵获得解放，或是和朋友共享生活中点滴的地方。奥地利的咖啡馆中除了有香醇的咖啡外，更有奥国最著名甜点，使咖啡馆成为奥地利人最常流连的地方。

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饮用咖啡的方式，主要着重在咖啡的保温和加热上，其冲泡及饮用的方式与俄罗斯红茶大同小异，即都将红茶或咖啡放在一种叫做沙沃瓦的壶里来煮。而为了配合咖啡口味的特性，会在咖啡中加入橘子酱，并且还以发泡过的鲜奶油与橘子片搭配做为点心。当然在苏俄这种冰天雪地的气候中喝咖啡，绝对少不了在咖啡中添加浓烈的伏特加酒来驱寒。

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言，在宗教上多为新教，没有天主教的主教或英国国教的王室。在经济与社会背景上，也没有有封号的世袭贵族，每一个农民皆为独立的地主而非佃农。所以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认为除乔木之外没有比他们更高的东西，再加上拓边的平等精神，使得美国的咖啡文

化非常的平民化、日常化，喝咖啡就像是一种生活、一种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是 18 世纪时随着移民传入，但真正开始大量饮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所喝的咖啡非常清淡，通常是将整壶煮好的咖啡，放在保温盘上保温，以备在上班时或做家事时随时饮用。同时为了方便随时饮用，所以他们所使用的杯子是方便的马克杯。由于美国人所煮的咖啡非常淡，因此他们习惯在咖啡中加入牛奶和糖。

日本人在饮用咖啡时，非常讲究外在花样上的变化，因此常在咖啡中添加大量的鲜奶油，并加入巧克力粉、肉桂、柠檬、柳丁、薄荷等，除了能增进视觉效果外，更能增加口味上的变化。有时还混合纯日本味的绿茶粉，而创造出东洋风味的绿茶咖啡。

此外，日本人对于冰咖啡也格外情有独钟，主要有以添加牛奶为主的冰咖啡牛奶系列，以加巧克力酱为主的冰摩卡咖啡，和以冰淇淋为基础的圣代咖啡，还有充满成人风味的鸡尾酒冰咖啡系列。由如此丰富多变的冰咖啡口味，可见日本人对冰咖啡的狂热。他们不仅认为日本的冰咖啡是全世界最富变化的咖啡口味，甚至认为冰咖啡是日本人发明的。

从咖啡看世界

如果你喜欢喝“咖啡”，咖啡总在你个人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

假如你也喜好旅行，“咖啡”也许可以成为你旅站的“索引”。

多少的陈年往事，都会留下“咖啡”的踪影。

我到过土耳其，总忘不了咀嚼咖啡残渣的余香，更忘不了，坐在十字军时代的城堡中，喝咖啡“过瘾”。

在美国佛罗里达最南角，Keywest 小镇，你会选在海明威常去的小咖啡馆，想着《老人与海》的故事。

巴黎，坐在左岸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欣赏来来往往的过客，想象毕加索、萨特和文学家西蒙·波伏娃等人，如何在此获得艺术和思想的灵感。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角落上，细细地品味咖啡香，回味着凡·高独特的艺术天才。

意大利，有些人会笑你点“卡布奇诺”，他们认为“Capuccino”奶油太多，是孩子们的饮料，成人要喝 espresso，才够味道。其浓郁的味道，就像一幕幕的歌剧，令人回味无穷。

第一次回中国内地，请老家的人到北京喝咖啡，他们问我是什么药熬的，喝不出来！

在泰国普吉岛的游艇上，碧海蓝天，净空清风，在甲板上饮一杯冰咖啡，多么得惬意、逍遥……。

总而言之，咖啡，只要你喜欢它、欣赏它，它总会点缀着你的生命，伴在你的身旁。

咖啡的由来与传说

谈到咖啡，总得从咖啡的源头说起，虽然各种传说纷纭，但是比较为人津津乐道、具有可信度的，大约分为两大类，一则是基督教传说的“牧羊人的故事”，一则是回教徒偏爱的“阿拉伯僧侣”的传言。

牧羊人的故事是源于黎巴嫩语言学家法司特·奈洛尼在 1671 年写的《不知睡眠的修道院》中有那么一段记载：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有个名叫卡尔代的牧羊人，赶着山羊到新草原去放牧，突然发现自己的羊群蹦蹦跳跳，又跑又叫，表现得兴奋异常，即使入夜亦无法睡觉。这可把卡尔代吓坏了，以为是什么大祸临头，于是就跑到阿比西尼亚修道院求救。经过修道院院长及修士仔细的调查后，发现是因为山羊吃了矮树丛上的红色果实，才显得特别兴奋，于是将它采摘回去，煮成汤汁饮用，果然一夜无法入眠。于是院长把这种汤分派给做晚礼拜打瞌睡的僧侣饮用，效果非常好，于是这种提神的药就被流传开来。这就是咖啡的前身。另一种阿拉伯僧侣的传言是在 1587 年，有一位回教徒阿布达尔·卡笛写了一部《咖啡由来》的书，其中记载说在 13 世纪也门山中，有一个族长叫雪克·欧玛鲁，因罪被人从摩卡流放到欧萨布，当时他饥饿疲惫，濒临死亡边缘，那时有一只鸟儿以一种从未听过的悦耳声音啼叫着，显得精强气壮，在啄食一种红色的果实，由于他自己也饿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些果子都采摘下来熬成汤吃。豁然发现，那些果子所熬的汤，飘散着迷人的香气，自己喝完了全部的汤，竟然解除了所有的疲困，精神百倍。于是，他便摘下了许多这种果实，有疾病的就送给他们

熬汤吃，最后由于他四处行善救人济世，故乡的人便原谅了他的过失，让他回到他的故乡“摩卡”，并推崇他为“圣者”，欧玛鲁终生继续用他神奇的红豆子，济人行善。

但是由于近年来的考证，大多数的人支持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发祥地这种说法。但是另有一项传说，在阿拉伯古文献上曾有记载：

据说在 11 世纪初期，阿拉伯地区已经将咖啡豆晒干后煎煮当药喝，等到了 13 世纪初，由于回教戒律严苛，禁止教徒喝酒，教众就用咖啡取代了酒，当作兴奋的饮料。在那个时代，有一位叫凯尔·贝的麦加总督，深感喝咖啡将导致风纪败坏，打乱了原有的规律，抵触了回教的教义。有一天，他目睹一群人用炉火煮沸咖啡，并围在一起闲聊，不按规定作息，顿感盛怒，立即颁布了咖啡禁令。可是当时统治者苏丹非常地喜爱咖啡，凯尔·贝也就因此触怒了苏丹，被免了职，这就是咖啡史上出名的“咖啡”压制事件。虽然这是小插曲，但是显示出在很久以前，人们对咖啡的评价，也就呈现了两极的说法。

咖啡的疗效与传播

咖啡自发明以来，除了食用外，还逐渐扩展到药用、酒用及饮料的范围。第一个将咖啡具有药效登录在文献上的是伊拉克名医达杰斯（850~922）。

达杰斯医生不但是当时的名医，同时也是位哲学家、天文学家。他承认咖啡具有药理效果，并将野生咖啡种子内的黄褐色物质熬汁，取名“班卡穆”，让患者服用，他在文献中对咖啡的消化、强心、利尿等效果，亦留下详尽的临床记载，据说，这是一份有关咖啡功能最珍贵的早期纪录史料。

此外，对于咖啡传播有迹可循的史料，大致是 1454 年，雅典圣者盖·马鲁丁就已将当时的神秘饮料“咖啡”公布出来，在此之前只有宗教家、贵族、名士，方有机会接触到的咖啡，瞬间流行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到了 1510 年，咖啡传到了埃及，开罗风靡，1530 年传到大马士革。1554 年传抵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取名为“卡内斯”的咖啡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店。

咖啡至此，正好传至欧亚两洲的分界点上。

咖啡在英国引发男人与女人的战争

在 1650 年，牛津大学街出现了英国第一家咖啡屋——亚可布咖啡屋。两年后，伦敦也开了一家“罗西咖啡屋”。虽然一切都很简单，但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伦敦开店的希腊人——巴斯卡·罗西，原是商人爱德华从土耳其带回来的佣人，泡咖啡给主人饮用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此一习惯引起主人爱德华友人们的好奇，因此罗西不得不连他们一起服务。爱德华眼见他的工作太过繁忙，于是叫他自己出去开店。罗西的店以“咖啡的好处”为题，印刷宣传广告，散发给前来喝咖啡的顾客。据说此一宣传单，是世界上第一份咖啡广告单，亦是近代商业广告的始祖。他在宣传单中，列举咖啡的各种好处，如可以提神、治风湿痛风、填补胃穿孔等，虽然以现代眼光看来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许多人还是深信不疑。

“罗西咖啡屋”位于伦敦塔的西北方，刚好是当时商业中心地带的中央，

同时也位于股市交易及金融交易所在地的附近，因此商界人士就把喝咖啡当做一种时髦的风尚。当时英国商业鼎盛，没有办法进入正式交易场所的人，就利用罗西咖啡屋当成聚集之地。由于此处可以获得不少交易所不得到的情报，因此店内逐渐呈现第二交易所的景象，人声嘈杂，非常热闹。于是，仿效“罗西咖啡屋”的咖啡店相继出现。到了17世纪60年代左右，伦敦的咖啡屋大约有3000家之多。

伦敦的咖啡屋，不仅是经济情报的交换所，亦成为市民高谈阔论的地方，不论政治课题，学术研讨，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所以又有“廉价综合大学”的封号：因为只要付一便士，即可阅读店内各种报章杂志，并能交换心得，参加各种讨论。同时也可以品尝到香醇可口的咖啡。所以当时咖啡在伦敦硬是掀起了一阵风潮。由于当时伦敦咖啡屋另有一项怪异的规定，就是“禁止女士们入内”——也许巴斯卡·罗西是土耳其回教徒，才有此规定。因此，在1674年，主妇们向市长提出一份请愿书，指出丈夫们因为喝咖啡，令他们精力衰退，以致使他们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男士们当然提出异议，指称这是“女人喝不到咖啡”、“不满他们喝咖啡”，所以散布这种不实的中伤。此案后来不了了之，却为英国咖啡史留下一则趣事。

巴黎人喝出咖啡的优雅品味

咖啡走遍世界各国，最受到青睐的恐怕是法国。

首次将咖啡带到法国首都巴黎的是1669年，土耳其驻法国大使所罗门·阿卡，他向法王路易十四献上正统的土耳其咖啡。据说，列坐在凡尔赛宫廷里的贵族、贵妇们，完全被那种散发出香醇、浓郁、甘美的饮料给迷惑了。到了路易十五时，咖啡俨然成为上流社会的象征。在那个时代，上流阶层建会客室（类似沙龙）的待客方式，相当盛行，这也是源于喝咖啡的盛行，给宾主间一个喝咖啡摆谱的地方。总之，在上流阶层，每天都有不同的会客室（沙龙）举行喝咖啡的聚会，花枝招展的贵夫人盛装以赴，互别苗头，在会客室这种优雅、知性的气氛中，相继诞生了洛可可风格与自由主义的新文学、艺术及哲学思想。

咖啡不但迷惑了巴黎上流社会，在短时间内亦风靡了巴黎街道。

第一个在巴黎开设咖啡屋的，是一位叫巴斯卡尔的亚美尼亚人。他眼见在圣·日耳曼节贩卖的咖啡非常抢手，于是在1672年开了一家小型咖啡屋。不久，据说是开启巴黎文化新纪元的咖啡屋出现了，这家咖啡屋叫“普罗可布咖啡”。

意大利咖啡——文学灵感的泉源

意大利，是咖啡登陆欧洲的“第一站”。1720年，维尼惹在圣马可广场前开了一家咖啡屋，取名“佛罗里安咖啡”，为现存最古老的咖啡屋。在19世纪作家亨·杰姆斯的小说中，曾如此地描述：“今晚在水上过夜吧！——威尼斯的月光多么美丽动人啊！——要不然，到圣马可寺院前的广场，坐在佛罗里安咖啡屋点一客冰淇淋，边听音乐，边和老友闲话家常吧！”由此可知，佛罗里安咖啡屋是多么的享有盛名。

1689年，意大利西西里人弗兰索瓦·普罗可布，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

附近的一条名为兰歇奴·可美地街上，开了一家咖啡屋，由于这间咖啡屋靠近法国国家剧院，初期都是一些剧场人员出入其间，后来才成为当代作家、思想家、政治家们聚集的沙龙。例如 18 世纪的蒙特梭利，19 世纪的巴尔扎克等人，都是这家咖啡屋的座上客；伏尔泰用过的桌子到现在还一直保存着。进入 20 世纪后，画家土鲁斯、藤田嗣治等人亦在此地流连，捕捉灵感，孕育出他们得意的不朽名作。

另外，在罗马的“葛罗克咖啡屋”，和佛罗里安咖啡屋一样，亦是许多艺术家、文学家，及大文豪聚集流连的地方，例如大文豪歌德在三十七岁时造访意大利，并在此停留两年。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文学作品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他，例如以意大利为主题写了一本《即兴诗人》的安徒生及李斯特等作曲家，亦非常钟爱葛罗克咖啡屋，不少巨著的灵感都是在那儿产生的。

由上述点点滴滴，可以知道咖啡的历史，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演进，咖啡文化融于各国风俗习惯中，并伴随着不同的风俗习惯而变迁，各国民情不同，风尚各异，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会把咖啡点缀在社交中，在咖啡中演绎成另一种的社会文化。

咖啡在中国，与茶争锋

在遥远的东方，本来是茶的天下，咖啡至迟在明代末叶，已随着传教士和荷兰、西班牙等国商人的东来，而在中国登陆。荷兰商人甚至一度曾在台湾尝试种植咖啡树。只是当时在中国流传不广，也不普遍，所以也没有资料可稽。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欧美传教士与商人东来者众，西餐和咖啡也就随着不平等条约，伴随西方人的势力扩张，由沿海而渐内陆传开。尤其在八国联军之役后，国人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吃西餐喝咖啡的风气大盛。徐珂《清稗类钞·西餐》条下：“国人食西式之饭，一曰西餐，一曰番菜，一曰大菜。席具刀、叉、瓢三事，不设箸。光绪朝，都会已有之。至宣统时，尤为盛行。我国之设肆西餐，始于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

当时并没专为喝咖啡而设的咖啡馆，一般都是在西餐厅里卖。而我国第一本记载咖啡的食谱，是清宣统元年，上海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造洋饭书》，其译名和现在不同，咖啡为“磕肥”。

到了民国以后，咖啡已成为上流社会交际中所不可缺的饮料，喝咖啡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一般民众中，喝咖啡还不是非常普遍。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国际禁运和国内消费水平的限制，所以喝咖啡的风气大为降低。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喝咖啡的风气才又在沿海城市渐次展开。

咖啡在日本发展曲折

咖啡在日本，也是经传教士和商人带来的。咖啡刚传入日本时，日本社会完全不能接受，产生强烈的排拒反应。当初在天皇宽永十六年（1630），日本下达“锁国令”，仅允许与荷兰、中国通商，所以在日本咖啡史上曾说：“首次登陆日本的咖啡，是在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并非不无道理。所以

当时与荷兰商馆有接触的人，如商人、官员、通译、妓女等，都能由此管道获得咖啡。但是咖啡进入日本社会真正的渊源则是：当日本明治天皇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态度变为积极时，日本社会也掀起了一股学习洋人的风尚，在长崎、神户、横滨等地，都设置了“会馆”，专司接待外国人及使节团，因此日本的高层官员、富商巨贾，均以享受“洋食”为荣耀，咖啡自然而然地进入日本的上流社会，成为当时的“高级饮料”。在 1883 年，日本为了迎合西洋达官显要，特别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豪华宾馆——鹿鸣馆。从此，夜以继日地举办西洋人与日本上流社会的宴会，在此的一切，一律依照西方模式。从文献中保存当时的菜单可知，开始的前菜、前酒，到最后的咖啡结尾，几乎完全比照欧洲宫廷华宴，“法式全餐”的架式。

于是，在日本的文坛，也有了咖啡的颂赞，有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作家的寺田寅彦，曾在《咖啡哲学序说》中写道：“医生将药用的牛乳与少量的咖啡混合，其香味饮用后，令人心醉，‘充满着异国情趣的憧憬与童稚的心，这西洋的芳香，像薰风般的柔情，从不知名的远洋飘送而来。’”

日本基本的文化，与西洋传入的文化，在民间也有了相当的冲击力。在公元 1891 年，民间流行一种叫“黑白节”的传唱，讽刺各种世态，其中有一段写的是：“悄悄的伸出西洋鼻，不喝日本酒，反要啤酒白兰地——以茶道庄肃表情喝咖啡，真好笑！”

虽然是一种讽刺，但也理解到，咖啡馆在日本，也像在西方一样，成为“文化交流的媒介”，慢慢地也成为文人骚客、名士之流聚集之处，各种咖啡沙龙，也如雨后春笋般，争奇斗艳，也使咖啡在日本变成大众化的饮料。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一度认为咖啡是“敌国饮料”，下令停止输入，使咖啡在日本销声匿迹。战后到了昭和二十五年，咖啡又以“和平使者”的身分，重回到日本。昭和三十五年，日本开始生产即溶咖啡，翌年开放进口自由化，啜咖啡逐渐蔚为风尚，在日本越来越普遍。

咖啡文化最大的改变是在昭和四十四年，上岛咖啡由非即溶咖啡中抽取咖啡液，加以研发开发出正式的“罐装咖啡”，使咖啡更加普及。

一种咖啡，多样文化

总而言之，若谈咖啡对文化的影响，就离不开各国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各国在文明演进上的差异、各国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咖啡只是一种媒介，融于生活中，展现它的魅力与风采。

喜好咖啡的人士，也会因为个人风格、喜好、质感上的不同，在认知的态度上也互有差异。但是，从事咖啡行业的人，不但对客人的需求上尽心尽力，在咖啡的质感与口感上，发挥色、香、味的魅力与风情，更需要在咖啡的知识上不断地充实，才会有一种虔敬的心，去开创、去开发咖啡另一种新的世界。

咖啡逐渐走入家庭，它的醇郁芳香，提升了生活的情调与生活的品味，若能在咖啡的选豆、特性、变化上多点了解，更能使自己的咖啡世界变得多姿多彩，情趣万千。（撰文：杨海铨）

